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

起上章潛離盡元
默掩茂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戊戌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甯涂節等皆伏誅初惟庸方任用大將軍徐達深疾其奸從容言于上惟庸銜之誘達闖者福壽以圖達爲福壽所發會劉基死惟庸益無顧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自是勢日熾惟庸舊宅在定遠忽井中生石筍出水數尺諛者爭言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冢

上夜有光燭天惟庸益自負遂有異謀時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嘗犯法上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慙勇見惟庸用事因密相往來漸以不法事轉相告語陳甯久事上上以爲才犯法屢宥之出知蘇州以惟庸薦召爲御史中丞甯守蘇號稱酷吏及居憲臺益厲威嚴上嘗責之不能改其子孟麟亦數諫甯怒捶之至死上深惡之曰甯於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邪甯聞之懼益與惟庸比而是時涂節及御史商嵩皆以惟庸薦驟貴一日惟庸與甯坐省中閱天下兵馬籍令都督毛驥取衛士有勇力及亡命者爲心膂又

使太僕寺丞李存義陰說善長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兄壻李佑父也善長初不許而年老不決輒依違其間于是惟庸以爲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嗣君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于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思乃與陳甯涂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值上以占城入貢事將罪惟庸及在事諸臣涂節等懼禍及乃先上變告惟庸而商暲時謫爲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大怒命羣臣更訊詞連甯節廷臣

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欲以告變自脫遂并誅之獄詞
既具株連黨與凡萬五千餘人上以善長功大與陸仲
亨等皆置不問戊戌惟庸說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
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
氣方喘舌駛不能達意帝怒左右搃捩亂下雲奇右臂
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上頓悟登城望惟庸第中藏兵
刀槩林立亟發羽林掩捕拷掠具服遂磔于市與明史
及實錄不同攷實錄正月癸巳朔甲午中丞涂節告胡
惟庸謀反戊戌賜惟庸等死若然則正月二日惟庸已
被告發不應戊戌尚有邀帝幸第之事蓋傳聞異詞云
按掃質實所云則實錄中竝無雲奇勒馬言狀之事惟
皇明通紀記此事與紀事本末畧同竝云帝聞雲奇已
死深悼之追贈右少監賜葬鍾山令有司春秋祭祀仍
給洒掃戶六人据此則奇以死事追卹有明文似
非憑空臆造今仍据三編書之而附識其異于此

三編

御批曰劉基遇毒及惟庸反狀皆自涂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戮且以逆黨目之揆之於理殊未可信節如果爲惟庸謀主甯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轉以首告希圖倖免實情事所必無况從逆須有左證如陳甯向坐省中閱兵馬籍附和之狀昭然若節則並無一事載在爰書而僅以其黨兩字坐之又何異於莫須有定獄且陳甯奸狀史傳所載綦詳未嘗有一語及節而節亦別無事蹟是甯與節雖同以胡黨見誅其虛實判然可見蓋必惟庸憾節發其逆謀妄加誣引而當時亦不求左驗遽行具獄節遂無以自明

耳今以明史及洪武實錄互證之足以釋千秋疑案
後此藍玉之反載玉強辯不服詹徽叱玉吐實玉言
徽卽我黨遂併殺徽事正與此相類益可見當日斷
獄者之實非信讞矣

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始罷中書省升六部尙書秩
正二品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上懲
胡惟庸亂政遂定制不置丞相仿古六卿制以政歸六
部竝著之祖訓其畧謂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
設立丞相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丞
相然其間亦多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署分理天下庶務大權
一歸朝廷立法至爲詳善以後嗣君母得議置丞相臣
下敢以此請者真之重典 是月以安然爲御史大夫

改異據明史七卿年表然任御史大夫在是年之正月
蓋以陳甯旣誅召然代之證之潘菴史稿則然授御史
大夫在去年九月甲辰與丁玉竣命玉左然右也又證
之然傳然是時以浙江布政使召入御史臺右大夫蓋
召然在去年至是年正月始任史稿蓋據其召拜之年
月耳今仍據明史表系之正月○又然傳言十三年改
左中丞坐事免證之七卿表不書改左丞事但云五月
致仕按罷御史臺在五月然旣致仕猶命李善長攝臺
事則罷御史大夫改御史中丞當在五月之後而傳中
所載似然改左丞在致仕之前或卽以改左丞時致仕
也潘菴史稿系然改左丞于正月亦與明史表不合今
仍據表書之而書罷御史臺於其下仍據本紀系之五
月

增祀功臣顧時等二百八十人于功臣廟始定

南北更調用人之法凡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于
浙江江西湖廣直隸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于北
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用之廣東
廣西福建人亦于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
不稱職及以事降謫者不分南北悉于廣東廣西福建
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選用 二月壬戌
朔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凡先後至京師者有司以禮遣送吏部隨時以聞 戊
辰詔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聽致仕給以誥敕 是月
以僕斯爲禮部尙書薛祥爲工部尙書斯初授吏部尋

改禮部祥以八年爲工部尙書時造中都宮殿上坐殿
中若有人持兵鬥殿脊者太師李善長以爲工匠馱鎮
之術上怒欲盡殺之祥固爭乃杖而罰其工役踰年改
行省爲布政司上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稱第
一爲胡惟庸所惡坐營建擾民謫知嘉興府惟庸誅復
召用之上曰讒臣害汝何不言對曰臣不知也省臣事
敗吏多坐誅惟劉敏時以舉孝廉爲中書省吏獨無所
預上賢之擢爲工部侍郎尋改刑部 遣應天府官祀
歷代忠臣漢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
壽凡五席尋徙建鷄鳴山下以春秋致祭著爲祀典

三月詔減蘇松嘉湖賦額初大師平吳久不下上怒蘇
 松嘉湖之民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
 官田按私徵簿為稅額及楊憲為司農卿又以浙西地
 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時軍事方興未暇減也已而覈
 四府之糧踰于浙江全省之額乃命免其逋賦前後數
 十萬而逋者不已壬辰始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
 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
 止徵三斗五升然較之它省猶為極重之賦云、壬寅

遣燕王棣之國北平 元國公托和齊舊作脫知院按

珠舊作屯和林為邊患詔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討之

愛足

壬子英帥兵由額齊訥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七
日至其境分四翼夜襲之而自以驍騎衝其中堅禽托
和齊按珠等獲其全部以歸 夏四月己丑上命羣臣
各舉所知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陶稷契不
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待天下士也但世有升降
才有等差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何施不可蓋士之進
退係乎國之治否朕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理天下又豈
足以盡知天下之賢惟在卿等各舉所知以聞 是月
以劉崧爲禮部侍郎崧以舉經明行修召用累官至北
平按察司副使爲胡惟庸所忌坐事謫輸作尋放歸惟

庸既誅上復徵之未幾俛斯改禮部擢崧署吏部尙書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詔告天下曰朕以非德托于
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間者宰輔非才
肆奸亂政朕思創業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按法誅之
然昧于知人實朕之過上天垂戒豈偶然哉可大赦天
下丙申釋在京及中都屯田輸作者已亥詔免天下今
年田租又還山西軍二萬四千人爲民官吏以過誤罷
者命還其職 王寅西安衛指揮濮英進兵赤斤站襲
故元幽王于額林沁舊作亦憐真及其平章瑚圖特穆爾舊作
忽都帖木兒皆降之獲其部曲千四百人初英守西安上以

其軍政不修召還遣葉昇代之昇更言其賢命還衛時
陝西備邊衛卒惟英所練稱勁旅云 是月御史大夫
安然致仕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時上惡臺省專權
欲并罷之未幾詔設御史左右丞各一人秩正二品左
右侍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尋罷御史臺 以戶部郎中
范敏署本部尙書敏閔鄉人以舉秀才召用在戶曹五
年上以其才超擢拜之 命從征士卒老疾者許以子
代老而無子及寡婦有司資遣還 六月丙寅雷復震
奉天門上避正殿省愆丁卯敕諭江陰侯吳良等曰昨
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

令停罷以仰答上天愛民之心時良等重建齊楚各王

府故有是諭

歐陽按是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六月復震奉天門而五月詔中無罷王府工役之文

故明史本紀分書之三編竝系之五月下牽連竝記耳證之典彙有賜吳良勅蓋良時在青州建齊王府齊王之妃良女也今竝記之

論曰春秋震夷伯之廟左氏以爲有隱隱解之者曰

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聖人因天地之變自

然之妖以感動之予觀太祖開創之賢君而本紀所

記吳元年雷震宮門獸吻及是年五月雷震謹身殿

六月雷震奉天門若其見于五行志者則又有二十

一年五月雷震元武門獸吻六月雷震洪武門獸吻

見于齊泰傳者則言雷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庶擇歷
官九年無過者陪祀泰與焉攷泰以十八年成進士
歷禮兵二部主事以九年推之則洪武二十六七年
間事也春明夢餘錄記罷孟子配享雷震謹身殿則
洪武五年事又證之洪武元年太祖祀圜丘祭告德
祖之文自言去年雷火焚舟擊殿吻卽吳元年然則三十
二年中雷之震宮門者凡三震殿者四而震謹身殿
者三何天獨警太祖之深也蓋五行之氣乖則致戾
人自召之天何與焉觀于十三年之震者二正胡惟
庸之獄後事二十六年之震者一正藍玉之獄後事

是二人者皆以謀逆誅甯得謂太祖用刑之失而二獄之株連三萬餘人死于捕者不知凡幾死于獄者不知凡幾死于桎梏箠楚之下者不知凡幾而誅僂其顯焉者耳陰氣鬱而陽不得宣則激而爲雷豈非感傷和氣之所致哉夫去殺期以百年興仁俟之必世自古漸仁摩義之主猶恐浹于天下不能得之于其身況積其威約之勢而欲遺子孫之安誠未見其可也

丁丑置諫院官設左右司諫各一人秩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二人秩從七品 是月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恭

讓玉田人以舉聰明正直召見擢授是職爲治嚴明而
不苛漢陽密邇行省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恭讓每遇
重役輒詣上官反復陳說賴以減省而是時有漢陽知
縣趙庭蘭亦能愛民任事朝廷嘗遣使徵陳氏散卒它
縣率以民丁取應庭蘭獨力言無有民以不擾一時漢
陽人言郡守則稱恭讓言縣令則稱庭蘭云 胡惟庸
之誅也上命翰林儒臣纂輯歷代諸王大臣宗戚宦官
之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命曰臣戒錄頒布中外
以昭炯鑒 秋七月癸巳罷秘書監所藏古今圖籍改
歸翰林院典籍掌之 甲午太白晝見 八月丙戌命

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 九月庚寅永嘉侯朱亮祖坐罪死亮祖勇悍善戰而不知學去年奉詔出鎮廣東所爲多不法時番禺知縣道同執法嚴非理者一切抗弗從亮祖以威脅之同不爲動有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物同械其魁于通衢諸家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爲同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破械脫之富民羅氏納女于亮祖其兄弟怙勢爲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條其事奏之未至而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上不知其由遂遣使誅同會同奏亦至上悟以爲同職甚卑敢斥言大臣不法事

其人骨鯁可用復遣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
至則同已死上怒亮祖誣奏趣召還與其子府軍衛指
揮暹俱鞭死蓋欲爲同論抵也旣念亮祖功御製墳誌
鐫其事命仍以侯禮葬國團朱亮祖事見明史本傳傳
言九月召還以誣奏道同與其
子暹俱鞭死證之功臣年表道同雖以忤權貴得禍而
是月庚寅並掘道同傳書之自上治亮祖後守令稍稍行其法軍衛之暴橫者亦稍
斂戢焉初有歐陽銘者令臨淄會開平王常遇春師過
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譁銘笞而遣之卒
訴令罵將軍遇春詰之銘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
且死卒不當笞邪銘雖愚何至晉將軍將軍大賢奈何

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爲笞卒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嘗抗常將軍者毋犯也同河間人銘泰和人 辛卯上欲召魏國公還乃命營陽侯楊璟永城侯薛顯景川侯曹震往屯北平 乙巳天壽節始受羣臣朝賀初上卽位中書省請于聖壽節帥百官行慶賀禮上不許其後高麗屢遣使稱賀竝賀皇太子千秋節上俱卻之至是韓國公李善長等以天下太平上春秋高請以聖節日受賀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自明年始俱聽表賀是日上宴羣臣于謹身殿 上旣罷中書省分其職于六部又念論思密勿不可無人

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尙書范敏薦耆儒王本等至丙午始置四輔官告于太廟仿古四時命官之制以本及杜佑龔敷爲春官杜敬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俱兼太子賓客位列都督之次隆以坐論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會立冬朔風釀寒上以爲順冬令乃賜本等敕嘉勉尋又定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兩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刑官議獄四輔及諫院覆覈奏行有疑讞四輔官封駁以聞是月詔陝西衛軍以三分之二屯田冬十月吏部引見國子生二十四人皆授府州縣官十一月乙未魏國公徐達還丙午元兵

寇永平指揮劉廣戰不克死之 是月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以長孫慎坐胡惟庸黨被誣與濂季子璉俱下獄死時竝逮濂至京師論死皇后諫曰民家爲子弟延師尙以禮全始終況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上不聽會賜后侍食不御酒肉上問故曰妾爲宋先生作福事也上爲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踰年行至夔州道卒

夔州宋濂安置茂州明史本紀系之九月三編系之十月證之行狀言是年之冬則

書十月者近之今攷遜志齋集宋仲珩壙志云三十有

七庚申死季冬入月時加己仲珩卽文憲之子璉也季

冬入月則十一月之末也又證之文憲孫慎壙志言其

死于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則璉慎二人之被誅在是

年十一月文憲之安置茂州卽在其時今竝系之濂狀

十一月下其卒于夔州据行狀在十四年五月

貌豐偉美，髯須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于學，無所不窺。爲文醕深演迤，與古作者亞。在朝郊席山川朝會宴享大制作，以及四裔貢賞，錫勞敕文元勲，巨碑記刻石，悉以推濂。遂爲開國文臣，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如高麗安南日本貢使，至出兼金購文集，且數問宋先生起居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不以姓氏，雖白首侍從，其勲業爵位不逮劉基。而一代禮樂制作，休明則濂之功尤多云。開創之初，文臣無謚，武臣非封侯伯，不得賜謚。厥後定三品以上，賜謚詞。臣例得謚文，于是始追謚基曰文成。

濂曰文憲 十二月天下府州縣所舉士至者八百六十餘人授官有差 陽山歸善蠻叛命南雄侯趙庸往鎮廣東以便宜討之 是歲吏部奏天下所設稅課司局前經戶臣覈其征商不如額者百七十八處詔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一人覈實立爲定額惟查局中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報可 時胡惟庸伏誅上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析及錐刀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葬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遂罷天下抽分竹木場 日本貢寇相仍上屢命中書省移牒責之九年以後遂不貢是年復遣使來貢

無表但持其將軍奉丞相書書詞又倨乃卻其貢遣使
賫詔譙讓初胡惟庸之通倭也倭人遣僧如瑤率兵卒
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既至
而惟庸已敗計不行然上是時尚不知也越數年而其
事始著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授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信
國公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北征先
是元平章旺扎勒布哈爾布哈犯永平千戶王輅擊
敗之禽旺扎勒布哈而輅爾布哈入寇不已乃復命達
等討之達自此鎮北平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爲常

命新授官者各舉所知時上罷科舉專用辟薦凡中外大小臣工下至倉庫司局諸襍流亦令推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至者又令轉薦一時山林巖穴之士由布衣而登大僚者接跡矣 乙未大祀南郊 丙申上諭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于賞罰未嘗敢輕一時處分恐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甯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

及使小人僥幸耳

按對論賞罰事諸書多系之十三年
今據洪武寶訓爲是年正月丙申

癸丑命公侯子弟皆入國子學 是月詔定賦役籍

始令天下編造黃冊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有里長十戶
爲甲有甲首歲役里長甲首各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
其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
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爲冊冊有丁有田丁有役
田有租租一年兩征曰夏稅曰秋糧皆以戶爲主冊首
有圖餽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僧道給度
牒有田者人民冊無田者亦爲畸零冊凡四一土戶部
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制

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上之戶部以黃紙爲冊面故名

之曰黃冊時范敏主戶部事諸冊式皆其所裁定云原

定賦役籍明史本紀不書據三編書于是年正月並著是年所頒黃冊以稽天下戶口二十年頒魚鱗冊以覈

天下土田今分書之以李叔正爲禮部尙書叔正靖

並據食貨志采入安人三爲國子監學正助教上方銳意文治于國學人

才尤加意時諸生多貴胄不率教叔正嚴立規條旦夕

端坐無倦色朝論賢之擢監察御史奉命巡嶺表瓊州

府吏訐其守踞公座發表文叔正爲別白抵吏罪上嘉

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邪累官禮部侍郎至

是進尙書 詔求山林隱逸士 二月庚辰詔覈天下

官田數以聞 是月有告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時
上以奸臣亂政獨嚴通財黨與之誅有告者雖一面之
識必窮治之湖州王蒙元趙孟頫之甥也以知泰安州
時嘗與供奉郭傳觀畫于惟庸第中坐遽入獄瘐死鄭
氏家以義門聞上卽位之初處士鄭濂以田多推爲糧
長入覲于朝上頗識之至是爲奸人所誣濂時在京師
吏捕其家濂之從弟曰湜者與諸兄爭先詣吏至京師
濂迎謂曰吾爲家長當任其罪湜曰兄老矣弟當任之
兩人相爭入獄上曰吾知鄭義門必無是人誣之耳俱
召至廷慰勞勉之竝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具以對

上悅擢湜爲福建布政司參議

疏畧鄭氏義門事紀事本末系之二月皇明通

紀系之五月蓋宥罪在先授官在後耳三編據紀事竝授參議統系于是年二月下今從之

三月

丙戌詔曰唐虞三代之君任賢使能民皆遠罪刑措不用享年永久朕夙夜究心未臻斯效意者委任非人致民陷于刑辟朕甚閔焉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辛丑

詔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初吏部尙書劉崧之官

踰月卽致仕是時雷震謹身殿諭廷臣陳得失崧以修德行仁對上頗思其言是月詔與前刑部尙書李敬竝徵拜敬國子祭酒崧司業賜鞍馬令朝夕見見輒燕語移時未旬日卒疾作猶強坐訓諸生及革敬問所欲言

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

家事上命有司治殯劬親製文祭之

致仕本年三月召

為司業語見明史本傳傳言未旬日卒則崧卒在四月也潛菴史稿系國子司業劉崧卒于四月而不言其致仕後召為國子司業

事今据本傳增入 夏四月丙辰置國子監初吳元

年置國子學以應天府學為之至是詔改建太學于鷄

鳴山下尋改國子學曰國子監

於十五年書太學成設

之典翼春明夢餘錄建國子監在十四年潛菴史稿系之四月丙辰今從之

庚午魏國公

達帥諸軍出塞傅友德為前鋒軍至北黃河敵騎遁友

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大破之禽其平章太史等時西平

侯沐英分道出古北口畧公主山長寨獲全甯四部度

臚胸河執元知院李宣等盡俘其衆達還師仍鎮北平
五月湖廣五溪蠻叛時江夏侯周德興自福建召還
上以其年老欲令少休息德興力請行乃壯而遣之賜
手敕曰趙充國征西羌馬援討交阯皆年老自請行朕
常嘉其事謂今人所難卿忠勤不怠何多讓焉德興至
五溪蠻悉散走會四川諸洞作亂德興移師討平之
六月丙辰選國子生得三十七人以備擢用 秋七月
皇后千秋節始定朝賀儀 以刑部郎中胡禎爲本部
尙書禎以御史臺史起家上破格用之 以賢良方正
何德思爲河南右參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爲北平右參

議孝弟力田聶士舉爲四川左參政賢良方正蔣安素
爲四川右參政 八月乙丑南雄侯趙庸討陽春蠻平
之先是廣東右衛百戶翁顯討山寇房文廣力戰死之
會倭寇閩洋上命庸兼鎮閩廣至是陽春之捷俘囚無
算庸奏戮其魁餘悉散遣之 丙子詔求明經老成之
士令有司禮送京師 庚辰河決祥符原武中牟有司
請修築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
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辛巳魏國公徐達還 是月前
御史大夫安然卒然旣致仕上置四輔官所用多老儒
不久尋致仕王本坐事誅乃召然代之然久歷中外練

達庶務眷注特隆至是卒當王師下山東時然以故元左丞守萊州率衆先歸上念其誠親製文祭之 九月壬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左右副將軍帥步騎三十萬征雲南諭友德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始置吏臣屬中國今元遺孽巴咱爾斡爾密等自恃險遠害我使臣在所必討朕嘗覽輿圖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甯別遣一軍向烏撒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扼我師出奇制勝寶在于此旣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向烏撒應永甯之

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
既克徑趨大理先聲已奪勢將瓦解其餘部落遣人招
諭可不煩兵下也師行上親餞之龍江 丁未傅友德
師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胡海陳桓等帥兵五萬由四
川永甯趨烏撒友德自帥大兵由辰沅趨貴州 是月
命徐達仍鎮北平 以李幹何顯周爲四輔官 衍聖
公孔希學卒希學好讀書善隸法文詞爾雅每賓客讌
集談笑揮灑爛然成章承大亂之後庶貌服物畢力修
舉盡還舊觀至是卒遣官致祭于是始定諸王大臣賜
祭葬之制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命法司

錄囚同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等官會議平允以
聞癸亥又命御史林愿石恒等分按諸道錄囚浙東
山寇葉丁香等作亂己卯命延安侯唐勝宗帥兵討之
禽其首從凡三千餘人又分兵平安福之賊至臨安降
元右丞阿卜台等是月免應天太平廣德鎮江甯國

田租又免開封祥符等八縣及陳州被水田租是時

工部尙書薛祥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祥被杖死
事見本傳及刑法

志七卿表系之是月今從之惟
刑法志誤作夏祥今据本傳

給事中鄭相同奏舊

制百官見東宮皆稱名惟宮臣稱臣下廷臣議編修吳
沈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也臣子尊

敬之禮不宜有二請凡啟事皇太子者皆稱臣如故從之 初吉安侯陸仲亨從湯和練兵臨清以胡惟庸黨逮至京師既而釋之十一月壬午命仲亨移鎮成都

丁未江陰侯吳良卒良女齊王妃也王既封上命良往建王府數年遂卒于青州追贈江國公謚襄烈良與弟禎俱以勇略聞從上起濠梁積功兄弟並封爲侯禎先二年卒謚襄毅俱肖像功臣廡 庚戌趙庸討廣州海寇平之時寇攻掠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府縣庸帥步騎舟師八道擊破之禽賊首鏹平王等 十二月丁巳罷翰林院承旨直學士及待制應奉等官定學士正

五品凡諸司章奏命同春坊正字等官考覈平允則署
銜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書之

辛酉傅友德帥藍玉沐英至貴州攻普定普安皆下之

留兵戍守進師曲靖元梁王遣司徒平章達爾瑪

舊作達里

麻將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英謂友德曰彼不意

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掩其不意上所謂出奇制勝者

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丙寅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

塞諸軍衝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

達爾瑪大驚友德卽欲濟師英曰我師遠來利在速戰

然急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流若欲渡者而別遣奇兵

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旗幟山谷間元兵驚擾英急麾

兵渡江使善泗者先之長刀蒙盾破其前軍敵卻數里

我師畢濟戰數合英縱鐵騎搗其中堅遂大敗之生禽

達爾瑪等俘衆二萬友德旣下曲靖卽自帥衆數萬向

烏撒分遣藍玉沐英趨雲南壬申元梁王聞達爾瑪敗

棄城走入晉甯州之忽納砦焚其龍衣駢妻子赴滇池

死遂與左丞托迪舊作魯爾驢兒俱自殺癸酉玉英等

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整軍入

秋豪無犯改中慶路曰雲南府 都督郭英之出永甯

也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

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也遂帥兵攻赤水河去河二十里而軍時久雨水漲英曰賊恃水險不意吾濟趣令諸軍斬木造筏乘夜濟河敵大驚潰禽蠻將一人諸蠻悉震會友德自曲靖取間道循孤格山而南直搗烏撒元右丞竇卜方屯赤水河拒英等聞大軍至遽遁去友德下令城烏撒版築方具竇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陳待之諸將請戰友德曰必欲戰者有進無退時芒部土酋悉衆來援我軍爭擊之戰數十合蠻衆中槩墜馬死者相踵遂大潰斬首三千級竇卜帥餘衆遁遂城烏撒克七星關以通畢節進兵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

芒部水西諸蠻皆望風降附是役也錢唐衛千戶袁興
自請爲前鋒陷陣死之詔追贈恤其家 是月罷京畿
都漕運司 初吳元年置大理司卿秩正三品上卽位
之初罷之置磨勘司尋又罷之是歲復置大理寺改卿
秩正五品左右少卿從五品左右寺丞正六品其屬左
右寺正各一人寺副各二人左評事四人右評事八人
又置審刑司共平庶獄其大理寺所理之刑審刑司復
詳議之 諸蕃入貢惟安南卻之時廣西思明土官控
安南犯境而安南亦訴思明擾邊上移檄數其奸誑罪
因卻其貢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宴羣臣于謹身殿始用九奏之樂蓋詹同等所定復更之也

政異據此始用九奏之樂似前此詹同等所定未曾

奏用且據明史樂志所載同等所奏自本太初以下九章皆有其目而無其詞若十五年所定自炎精開運以下九章其詞並詳志中則是同等所奏復更製之明矣野史有以為是年所奏即詹同陶凱所定者非餘詳攷

中證

藍玉既定雲南遣宣德侯金朝興景川侯曹震等

分道取臨安威楚等路震至威楚元平章等降朝興駐師臨安元帥及土酋楊政等降壬午元曲靖宣慰司及

中慶潞江武安三路皆先後詣藍玉沐英等營納欵雲

南遂平

政異此事明史本紀系之正月書云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下威楚路按是時下臨安威楚

兩路證之震傳下威楚者震也又證之金朝興傳下臨安者朝興也又證之紀事本末則云藍玉別遣曹震王

弼金朝興等帥兵二萬分道進取臨安諸路皆下之是此三人俱從王征雲南而弼傳但敘其平大理之功不言下臨安威楚等路本紀所載但言威楚不及臨安但書王弼不及朝興至于震下威楚朝興下臨安傳中分記其功並非震與朝興合兵取威楚又取臨安也本紀弼與震同取威楚而弼傳不及且其時震下威楚降元將闕乃馬友等朝興下臨安降元完者都及土酋楊政等是本紀所敘既遺卻臨安又遺卻金朝興三編言取威楚等路似已兼臨安在內然但言王弼不及朝興與本紀同其實取臨安當爲朝興及唐勝宗二人之功觀辭本又按明史土司傳言取臨安之事亦以爲朝興不及王弼紀事本末前叙三人則總從征雲南之有功者而著之蓋平威楚乃曹震之功平臨安乃朝興之功平大理則王弼之功也今分記之爲得其實

亥置貴州都指揮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
司事 己丑減大辟囚 甲午上遣使諭友德曰貴州

雲南相距甚遠今須別置雲南都司以統諸軍既有土

有民亦須置布政使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
芒部之地亦宜留兵守衛控制渠長 乙未大祀南郊

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是月命編類

蒙古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之書製爲蒙

古字而譯語未有成書難以通曉乃命翰林院侍講和

約爾濟勒

舊作火
原潔

及編修瑪實伊克等

舊作馬
沙亦黑

以華言

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具載復取元

祕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

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二月壬子河南河決

遣駙馬都尉李祺振之

癸丑置雲南都指揮司以都

督謝熊馮誠署司事誠國用子也 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 乙卯始置雲南布政司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以張統等爲參政參議等官 是月以劉仲質爲禮部尙書仲質分宜人上卽位之初以宜春訓導薦入京授翰林院典籍上優其學超擢拜之 閏月癸卯藍玉沐英攻大理平之大理爲段氏世守之國元世祖封其子爲雲南王仍錄段氏子孫守其土段氏有大理傳十世至寶者當上平江西湖廣時曾遣其叔段真奉表歸欵友德旣克雲南授寶子明爲宣慰使明不受遣使貽書請奉正朔如外蕃入貢例友德怒辱其

使明復貽書請友德班師乃與藍玉沐英等議征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聞大軍至聚衆扼下關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也號猛險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帥衆抵下關造攻具遣胡海由石門間道夜渡河遶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厓而上立旗幟旆爽軍抵下關者望見皆踴躍譟譟蠻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乃斬關入蠻兵大潰遂拔其城禽段明弟世送京師大理悉定尋分兵取鶴慶破石門關下金齒諸蠻部相帥解甲降

三月庚午河決朝邑

是月

藍玉遣兵攻拔三營萬戶砦更定雲南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四傅友德遣使送元梁王家屬及元威順王子伯伯等三百十八人至京師奏言雲南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核但當就今要害量宜設衛又據故元司徒平章達爾瑪言元末田土多爲豪右隱占今循元舊制歲用不足諸衛軍食請以今年所徵糧竝官田鹽課所入悉給之報可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食 以李信爲吏部尙書時罷中書省部權始專而銓政尤要惟上用法嚴旋拜旋罷皆不克久於其任信歷侍郎擢尙書幾二年卒于官凡內外封贈蔭敘

之典多信所裁定云 夏四月甲申徙故元梁王及威
順王子家屬于耽羅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初上卽
位之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
祀時刑部尙書錢唐伏闕上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
尊其教報本之禮必不可廢侍郎程徐亦上疏言孔子
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
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
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後宋濂爲司業亦言之皆不報
至是始詔禮官劉仲質等曰孔子道冠百王功參天地
今天下郡縣竝建廟學而報祀之典止行京師未徧字

宙豈非闕典邪乃詔仲質等與儒臣共定釋奠儀頒之天下令每歲春秋以上丁日通祀文廟 丁亥太白晝見 壬辰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稅糧 是月大理寺卿李仕魯坐言事死初上汰黜天下僧道禁令頗嚴其後以僧宗泐等數至禁中爲所惑乃詔徵東南戒僧屢建法會于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驟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謗大臣舉朝莫敢言時給事中陳汝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襍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勲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縉

流檢夫日益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上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創立職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爲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凡先後度僧尼道士數至踰萬仕魯少好朱子之學上素知其名會有司薦舉人見上喜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除黃州同知期年治行聞至是召爲大理寺卿仕魯乃上書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旨所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崇異端章數十上皆不報而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用方欲推明朱子之學

以關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遠請于上曰陛下深溺其教
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
置笏于地上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而汶輝爲
大理寺少卿尋亦以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其後諸
僧益肆爲不法事上始悔之仕魯濮縣人汶輝詔安人
致異仕魯被誅三編系之四月今證之明史仕魯傳陳
汶輝請除釋氏之疏在仕魯上疏前其懼罪投金水橋
下死又在誅仕魯之後今
据仕魯傳章逆並記之
初上置都督府其屬有拱
衛指揮使司尋改爲都尉府以爲親軍管領五衛軍士
而設儀鸞司隸焉至是罷儀鸞司改置錦衣衛秩從三
品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恒以勲戚都督領之以鎮撫

司隸焉自是上有所誅僂下鎮撫司襍治不由三法司所屬校尉五百人祿秩名號無異京衛于是始不隸大都督府 詔旌高希鳳家凡節婦五人先是元臣名祖自定遼來歸上問遼東風俗名祖言俗尚禮教往年石城有高希鳳者本光州固始人戊戌秋在遼東老鴉寨爲亂兵所掠斷腕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死之希鳳仲弟藥師努亦死于亂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及孤姪僧保往高麗避難中途度不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挈姪以行及明興遼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夫墓希鳳季弟巴延布哈爲納克楚所殺妻郭氏高麗人居

渾灘自縊于馬樞希鳳從子達實鼎爲仇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于魚塢又言定遼南河寨斡羅村有卒裴皮鐵者死其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三後二年葬其夫自經于桑鄉人合葬焉上卽日詔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皮鐵家爲貞節之門 五月己未國子監交廣成上將幸太學行釋菜禮侍臣有言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左右謂不宜拜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師何敢不拜朕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禮宜加崇乃命禮部尙書劉仲質詳議仲質請上服皮弁執圭

詣先師位前再拜獻爵又再拜退易服詣彝倫堂命講
庶典禮隆重制曰可乙丑上詣先師廟釋菜如禮禮成
退御講筵宣祭酒吳頤等以次進講講畢賜宴竟日還
宮次日祭酒帥師生上表謝尋頒釋奠儀注于府州縣
並定國學及各行省主祭官之例國子監設六堂曰率
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以館諸生旁有號舍以宿
諸生厚給廩餼又以時賜布帛文綺之屬庚午頒學規
于國子監又頒禁例十二條于天下鑄立卧碑置明倫
堂之左其不遵者以違制論 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
上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鐵冶上曰朕聞治世無遺

賢不聞無遺利利不在官卽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
而有益于官今民生業甫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命杖
允道流之海外初上卽位以軍事方殷詔于江西之進
賢新喻湖廣之興國黃梅以及山陝廣東產鐵等處凡
置鐵冶十三所自罷斥允道數年之間各布政司鐵冶
以次停止尋又復之然其歲輸鐵額亦較前稍減云先
是有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亦斥之
丁丑遣行人訪經明行修之士 是月上聞士卒海
運多溺死者詔議遼東屯田 諸蠻旣平上欲通滇黔
蜀三省之路因置東川烏撒烏蒙芒部諸衛指揮使司

詔諭諸部人民隨其疆界遠邇開築道路各廣十丈準古法以六十里爲一驛符至奉行又勅諭友德等曰烏蒙烏撒東川芒部諸酋長雖已降恐大軍一還仍復嘯聚符到日悉送其酋長入朝又諭以貴州已設都指揮使然地勢偏東今宜于實卜所居之地立司以便控制卿其審之已烏撒諸蠻復叛上諭友德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卽有此變朕前已慮之今果然然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屯大軍掃蕩諸蠻俟其渠長方可分兵守禦耳六月上復授安陸侯吳復爲總兵平涼侯費聚

副之命會征南諸軍討烏撒烏蒙諸叛蠻授以方畧令勿與蠻戰于關索嶺上當分兵掩襲直搗其巢使彼各奔救其家之不暇必不敢出以抗大師俟三將軍至破之必矣會傅友德回軍與沐英會于滇池分道進討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守之造舟以渡往來 秋七月戊申太白晝見凡二日 乙卯河決榮澤陽武 辛酉罷四輔官上以所任輔臣皆老儒起田家惰樸無他長自安然卒後李幹等或出外或罷去是官遂廢不復設 乙亥傅友德沐英進兵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萬計餘衆悉遁復追

擊破之又分兵平東川建昌芒部諸蠻請置烏撒畢節
二衛又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請改隸四川
布政使司俱報可 八月丁丑朔詔復設科取士三年
一行爲定制 丙戌孝慈馬皇后崩后宿州人仁慈有
智鑒好書史佐上定天下恒勸以不嗜殺人爲本及冊
爲皇后勤于內治暇則講求古訓告六宮以宋多賢后
命女史錄其家法朝夕省覽平居服大練浣濯之衣雖
敝不忍易嘗以纒絲緝衣裳賜諸王妃公主使知蠶事
艱難妃嬪宮人皆厚待之命婦入朝如家人禮愛誦小
學嘗求上表章上決事或震怒輒隨事微諫雖上性嚴

爲緩刑僂者數矣上嘗令重囚築城后曰疲囚加役是速之死也上乃赦之上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曰數千后曰人才衆矣諸生豈無父母妻子待以仰事俯給者乎乃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諸將克元都俘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上曰朕知后謂得賢爲寶耳對曰誠如陛下言妾與陛下起貧賤至今日恒恐驕縱起于奢侈危亡起于細微故欲得賢人共理天下又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上曰至言也命女史書之其規正類如此寢疾之日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上曰死生命也

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服藥不效得毋以妾故罪
諸醫乎疾亟上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
始崩時年五十一上慟哭遂不復立后 皇后之喪禮
官援宋制爲請凡內外百官仍循以日易月之制二十
七日而除素服百日自太子諸王以下皆如孝慈錄所
定制曰可 己丑命延安侯唐勝宗長興侯耿炳文屯
田陝西 初上詔徵天下秀才凡先後至者吏部試之
召見授官丁酉擢秀才曾泰爲戶部尙書是時都御史
趙仁言曩者以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所取士列置
郡縣多不舉職今又聘取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

爲當分等考覈以定去留上覽其奏謂刑部尙書開濟
曰設官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徵至秀才宜
試其能否攷其優劣然後授之以職其詳議以聞于是
濟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書義
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練達治理爲一科言有條理
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不及三科者爲
下從之辛丑詔徵至秀才分六科試用 乙巳遣使諭
傅友德沐英等曰得報知七月二十八日已擊破烏撒
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慎勿輕動人自
七星關來者皆曰烏撒芒部之等至夜舉火挈家入靄

翠符至可令靄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道古
道又在西北大軍若開此道以接普定卽芒部渠長可
盡獲也已又諭曰雲南士卒旣艱食不宜分屯止于赤
水卑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
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若靄翠之地必用
十萬衆乃可定也時靄翠雄踞貴州是年之春因平蠻
懼譴復來朝貢上賜之冠帶衣鈔而遣之然其地遠未
置郡縣故上于平滇詔中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
南不能守也至是聞烏撒諸蠻部就之故欲其乘勝宣
威以通普定之路云 九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己酉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
諭之曰自古知人堯舜猶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
無賢邪卿等固皆賢人君子然山林之士又豈無如卿
者其悉舉所知朕將復徵之于是濟甯單縣儒士張以
甯董倫等復有所薦遣使就徵仍賜韜等人鈔一定授
布政使參議等官 乙丑癸惑犯南斗上敕將軍傅友
德等曰上天垂象以示鑒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
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爲寇所乘宜嚴加儆備以
防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中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
朕懷

攷異 據明史天文志在是年九月乙丑又據
典彙 上以星變敕將軍傅友德等今竝增入 庚

午葬孝慈皇后于孝陵時諸王奔喪送葬畢將還上命各選僧一人侍從之國爲孝慈皇后修佛事吳僧道衍

先以宗泐薦名在燕府籍中一見相契燕王因奏請從

行道衍者姚廣孝僧名也

攷黑三編明鑑皆系之九月誦之姚廣孝傳正諸王奔高

后喪將還之時又太祖以是年四月誅李仕魯正崇信釋氏之時故有爲高后薦福之語典彙系之十七年者似誤今系之庚午葬高后之下爲得其實是月詔翰林院李紳吳伯宗等

譯回回麻書北平都司奏言邊衛之設所以限內

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

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箛

嶺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分戍其地詔從之

儒士沈士榮應聘至上書曰陛下恭勤求治于今有
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邪所用臣宰豈皆不賢邪恐言
之不能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宸慮也況今
智者自爲身營甘于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累犯憲章皆
由進信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才之實昔魏徵隨
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
賈誼于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夫賢之難遇如淘沙中
之金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
不鍊則銀不可成也願陛下詳加采擇勿謂儒者皆賢
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

辨此猶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猶鑛之未鍊也如蒙特賜優容敢乞給以筆劄條列事宜上手詔褒諭曰卿八閩志士守儒者之道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攄誠納款欲罄所懷朕之願也尋擢爲翰林院待詔 傅友德等之出也馮誠守雲南諸蠻見城守單弱土官楊苴因乘間給其下曰總兵領大軍歸矣雲南城可圖也遂糾衆二十餘萬攻城城中乏食誠率將士斂兵拒守多置弓弩戰具賊至輒射之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怠更出奇兵衝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爲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選精騎萬餘

來援至曲靖先遣人入城報知爲賊所得給之曰總兵
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駭愕拔營夜遁走安甯羅
次邵甸富民晉甯大理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柵以圖再
舉英至與誠等合軍勦降之凡斬首六萬餘級生禽四
千餘人諸部悉定 冬十月丙子更置都察院設監察
都御史八人秩正七品分監察御史爲浙江河南山東
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
各道置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秩正九品每道鑄印二
一畀御史久次者掌之一藏內府有事受印以出既事
納之文曰繩愆糾繆時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爲監察

都御史吳荃等爲試監察御史徽同之子也

按吳元太祖

年置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之等皆仍元制自十三年胡惟庸之獄始罷御史臺所云罷御史臺者非罷御史罷其總領之御史大夫也時但設左右御史中丞而分巡之監察御史如故十四年更置都察院始有都御史之名然攷之職官志乃監察都御史非左右都御史故其秩不過七品是以詹徽李原明皆得以秀才擢用而野史所記遽以爲徽等試左右都御史誤矣左右都御史至十六年始設正三品十七年又升二品故詹徽之升左都御史在十七年七卿之名至此始定卽明初御史大夫之職也餘詳攷證中

丙

申錄囚上命御史袁凱送皇太子覆訊多所矜減凱還報上問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言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以凱老猾持兩端惡之凱懼佯狂免告歸凱工詩以賦白燕爲楊維禎所賞徧示坐客人遂呼袁白燕

云攷異据紀事本末系之是年二月今改系于是月錄
為上喜從之證之凱傳則太祖惡凱持兩
端其佯狂免歸正以此也今据凱傳書之
是月詔南

雄侯趙庸班師還庸既平陽山歸善等蠻又討粵盜前
後獲賊黨萬七千八百餘人斬首八千八百餘級尋招
降番禺等縣民三千三百餘戶又奏籍蠻戶萬人為水
軍上嘉其功還賜綵幣上尊良馬 初太子正字桂彥
良遷晉王府右傅上親為文賜之彥良入謝上曰江東
大儒唯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
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至晉以更定王府官制改左長
史是時入朝京師上太平治要十二策曰法天道廣地

理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脉開經筵精選舉審刑法敦教
化馭四裔蒐才俊廣咨訪上覽之曰彥良所陳通達事
理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
矣彥良還晉府越三年告歸尋卒 魏國公徐達還京

師 十一月戊午上既罷四輔官欲仿宋制置殿閣大
學士以備顧問乃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
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

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設異明史本紀
洪武十五年十

一月置殿閣大學士以邵質吳伯宗宋訥吳沈為之設
之列傳伯宗授武英殿大學士訥授文淵閣大學士沈
授東閣大學士而同時授華蓋殿大學士者乃劉仲質
也再檢明史職官志置殿閣大學士注云時邵質以禮

部尚書授華蓋而稽之仲質傳亦同神韻暢崔傳言仲
質十五年拜禮部尚書其年冬授華蓋殿大學士則與
本紀所載之邵質其官同其殿名同且邵質之名惟見
本紀及職官志中其他別無事實散見于他傳者是其
人之有無殆不可知而以明史紀傳互證殆因劉仲
質一字之同誤其姓名遂不詳攷耳別詳攷證中又
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余詮等爲之輔導太子
秩皆正五品訥徵修禮樂書事竣不仕歸久之以四輔
官杜敷薦授國子監助教說經爲學者所宗國子監成
命撰宣聖廟碑稱旨遂超遷翰林學士恂崇德人故元
學正上卽位之四年開科取士徵至京師與宋濂俱爲
同考官試已辭歸至是年踰八十與吉安余詮高郵張
長年登州張紳皆以明經老成爲禮部主事劉庸所薦

召至京是時詮亦踰七十賜坐顧問翌日竝命充是官
與恂皆以老疾固辭未幾放還紳後至以爲鄆縣教諭
尋召爲右僉都御史 壬戌命禮部修治國子監舊藏
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
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
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
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
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
修治之竝命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 是月以
兵部尙書唐鐸爲諫議大夫上初置諫院旣設司諫正

言等官欲崇其秩乃設諫議大夫鐸以老成望重爲之
未幾左遷監察御史鐸旣改官乃以趙仁爲兵部尙書
以任昂爲禮部尙書代劉仲質也昂河陰人以辟薦
起爲襄垣訓導擢御史至是拜尙書時上加意太學罷
祭酒李敬吳駟命昂增定監規八條遂以曹國公李文
忠大學士宋訥兼領國子監事會司諫關賢上言邇來
郡邑所司非人師道不立歲選士多缺甚至俊秀生員
點充承差乖朝廷育賢意昂乃奏定天下歲貢士從翰
林院考試以爲殿最明年詔科舉與薦舉竝行昂條上
科場成式視前加詳取士制始定 初東宮官屬有左

右詹事同知詹事院副院丞及左右率府諭德贊善等官皆以勲舊大臣兼領其職其屬又有文學中舍正字洗馬庶子等官至是更定左右春坊官各置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司直郎又各設大學士尋定司經局官設洗馬校書正字時以耆儒劉靖闕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顯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凡諸司奏啟皆與翰林詳看兼司平駁其後改院改府遂爲詞臣遷轉之階 十二月己卯以營孝陵功封中軍都督府僉事李新爲崇山侯 辛卯振北平被災屯田士卒 己亥詔永城侯薛顯練軍山西 是歲始定天下

府州縣衙門錢糧書冊悉用半印勘合行移懲空印之舊弊也初空印之獄各府州縣重者論死輕者謫發內外官員株連大半至是始議以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各司府州縣俟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帖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發衙門稽查比較遂爲定例